

川劇

20

路 上 容 描
花 梅 画
奎 放 房 馬
羊 牧 武 苏

重慶人民出版社

出版者的話

为了滿足厂礦文娛活動的需要和廣大的川劇愛好者的要求，我們征得重慶市文化事業管理局戲曲工作委員會的同意，把重慶市幾年來整理研究的川劇劇本擇要編輯出版。

川劇的劇目是異常豐富的。它富有民間藝術的特點，可是有更多的劇目還保存在老藝人的記憶里，由他們口傳心授，沒有用書本的形式流傳下來或固定下來。

里所選的劇本是在毛主席「百花齊放，推陳出新」的正確指示和中央的戲曲針下，緊緊依靠了川劇藝人，經過深入的發掘，多次的研討、整理和修改而

一則如此，但傳統戲曲的整理和修改，是一件相當複雜、繁重的工作，同時是創造性的工作。所以這些劇本的整理和修改，雖然經過一些重大的努力，還不足以定本，因而也就有別於「川劇叢刊」的本子。

和望廣大的川劇工作者、川劇愛好者提出意見，以便提供有關方面研究參考，劇能在現有的基礎上獲得進一步的發展和提高。



目錄

- 描容上路（高腔）……………（一）
- 畫梅花（彈戲）……………（二）
- 馬房放奎（胡琴）……………（三）
- 蘇武牧羊（胡琴）……………（三）

描容上路（高腔）

——「琵琶記」之一折

薛艷秋口述

人物：趙五娘——（青衣）簡稱「趙」

張廣才——（老生）簡稱「張」

狗兒——（娃娃生）簡稱「狗」

（趙五娘上）

趙：（引）爲尋兒夫別墓坵，迢遙路途怎生受！（白）奴趙氏五娘，昨日已在南山壘就公婆墳台，家中無可牽掛，意欲去至京華，找尋兒夫。只是公婆墳墓無人侍奉香燈，想奴在娘家做女之時，習就水墨丹青，不免將公婆真容描就，隨帶身旁。一路之上，也好侍奉。有理！轉到

書房。(過場)正是：兒夫上京遇飢荒，公婆神思非尋常，描畫真容費筆力，叫人暗地細思量。(唱「香羅帶」)提筆未寫淚交流，要相逢，不能得够，丹青難描他苦心頭，彩筆怎畫他飢症候！哎呀！二公婆！自從你伯喈孩兒去後，你二老思衣不得衣，思食不得食。奴畫你，望兒望得眼眶瘦，再畫你望兒望得兩眉愁。想奴自入蔡門後，只見你兩月稍優游，三五年盡都是愁。愁只愁飢荒年歲度春秋，長恨在眉頭。未見你歡容與笑口，只畫你容顏枯瘦。(齊)呀！公公真容倒還畫得像；婆婆亡故久了，一時想不上心來，這……(溜子)(眉眼)(唱)曾記花前飲宴之時，婆婆娘手執拐杖，站在門後，叫道一聲伯喈兒，他還哭了一聲，(彩腔)伯喈兒！你若是今冬歸來，倒還有相逢之日；兒若今冬不歸，怕只怕爲娘等你不得了！伯喈兒呀！哎呀！二公婆！非是媳婦不孝，將二老真容亂描亂畫。你媳婦此番上京，找尋兒夫，你二老在家，要一張紙錢，誰與你了！二公婆呀！千恨萬

恨，休恨着媳婦！千怨萬怨，休怨着媳婦！兒不比毛延壽賣弄筆尖頭，畫出來真可醜！醜只醜一女流。染霜毫，難畫你神思焦透。（重句）（白）公婆真容畫好，奴不免看淨水一盞，前來祭奠一番。

（過場、叫）公公！婆婆呀！（唱）祭奠公公與婆婆，（搖板）哎呀！二公婆呀！一來是爲着公公；二來是爲着婆婆；三來可！怕只怕媳婦終身無依靠！（轉一字）呢呀！二公婆！你媳婦此一番去至京華，尋着了你的孩兒，即便回來；倘若還尋之不着，豈不是無有歸期了，二公婆呀！你媳婦此一去，好有一比：好一比失舵小孤舟，隨風水上流，飄飄蕩蕩，但未知，但未知歸來甚麼時候。（重掃）

（張廣才上）

張：（詩）衰柳寒蟬不可聞，西風敗葉亂紛紛。長安古道休回首，西出陽關無故人。（白）老漢張廣才。五娘上京，尋找伯喈，老漢備有琵琶一張，雨傘一把，去到她家，囑咐於她，也好登程。（過場）來此已

是，五娘開門來！

趙：大公到了，請進！

張：五娘！這般時候，爲何還未啓程？

趙：大公不知，媳婦候大公來家，拜託家中之事，媳婦方好啓程。

張：爲公備有琵琶一張，雨傘一把，還有白銀十兩，媳婦好生收存。

趙：深謝大公！

張：五娘！上面飄來飄去，是甚麼物件？

趙：乃是公婆真容。

張：五娘！這就是你的不是！

趙：怎麼是媳婦的不是？

張：既要請畫工，就該稟知爲公才是！

趙：大公不知，媳婦家貧如洗，那有銀錢去請畫工！你兒娘家做女之時，略知水墨丹青。是兒親筆畫的。

張：怎麼說是五娘畫的？是別人畫的，爲公不看，是媳婦畫的，爲公倒要看上一看。（看介）蔡大哥！秦氏嫂！只說弟兄叔嫂無有會期，誰知今日在紙上重逢啊！（唱「伴粧台」）觀真容，生前死後大不同，（白）媳婦！

趙：大公！

張：你公公倒畫得很像，你婆婆畫走了樣喲！

趙：大公不知，皆因婆婆亡故久了，故爾媳婦忘懷，想不起了。

張：這也難怪你了！（唱）畫得他衣破損，髮如霜，身上着件爛衣裳。一雙餓眼懸懸望，望兒不見轉還鄉。我也是知道了，明白了，莫不是恨着我張廣才，逼你兒子赴帝台。別人求官三兩載，奴才求官不歸來。到而今無人送終了，蔡大哥！哎呀！媳婦兒！自從伯喈去後，陳留郡遭此飢荒三載，你家中做男做女都是你，你倒效了伯喈，伯喈不能效你，兒呀！你的孝名揚天下！只怕是苦煞趙氏女，（白）我好恨呀！

（唱）恨煞爾夫

趙：（唱）謝大公！

張：三牲酒醴全無有！

趙：（唱）三牲酒醴全無有！

邕，兒夫爲官當盡忠，這

張：五娘！畫上未曾標題，爲公

趙：待兒去！

張：轉來！爲公兩眼昏花，詩不成詩，句不成句，題到上面，去到京華，

旁人豈不恥笑。爲公口讚了罷！正是：（講唱均可）生離死別夢裏

逢，幸有孝婦畫形踪，可憐不得閨家慶，辜負丹青泣畫工。蔡邕不念

親年邁，死後趙女空描容。五娘！爲公還有幾句話，你要牢牢記着：

（詩）（講唱均可）見郎休說喪雙親，見郎休說剪香雲，見郎休說裙

兜土，琵琶絃上訴分明。你公公今年八十三，爲公比他少一句。去時

還有我張文在，五娘，兒呀！你歸來，不知我死或存！狗兒！
狗：有！

張：推倒靈位！

狗：是，日吉辰良，天地開張，推倒靈位，大吉大昌！

趙：公婆呀！（唱「駐雲飛」）捲起眞容，再携琵琶尋蔡邕。兩月夫妻恩情重，一旦分鸞鳳，知否得重逢？趙氏往京都，無有親人送。拜辭隣

居張大公，（重）（過場）

張：五娘快快轉來，你不用去！

趙：叫兒轉來則甚？

張：你方才出門，就走錯了路，故爾叫你轉來！

趙：大公不知，媳婦要到大公府上，辭別嬌母，兒再啓程。

張：這般樣的！此去爲公家中，有五里之遙，回轉十里，豈不耽誤途程？

爲公與你代問罷了。

趙：如此有勞大公了！（唱）就此拜別張大公，回言多拜張孀母，你言道，這幾載，遭乾旱，遇飢荒，累累蒙他相週濟。

張：（唱）留下了這一拜，不用拜，來，來，來！同爲公轉過了古荒坵。這一旁葬的是你的公婆，一路之上到京地，望他二老相保佑。

趙：公公！婆婆！此番媳婦上京，找尋你伯喈孩兒，你二老去也不去？
哎！你二老到底去也不去？

張：五娘！你在與誰言話？

趙：大公！媳婦在與公婆言話。

張：媳婦！你公婆是亡故了的，如何叫之得應！

趙：哎！（唱「搖板」）大公叔呀！想公婆在生之時，叫一聲來應一聲；到而今叫之有聲，聽之無音，縱然是哭破咽喉，叫也叫不應了，大公叔呀！你媳婦此番上京，別無所託，此有公婆墳墓，望大公與我來看管，切不可與奴冷落，舉目蕭索，盈盈淚落！（重）

張：（唱）承託咐，當應諾。孤墳看守却不冷落。你此去一貧一富，要防他將錯就錯，滿眼盈盈淚珠落！（重）

趙：（唱）拜辭大公登路程，（眉眼）（溜子）（唱）回頭來！（重）自有三思。

張：爲何去而復返？

趙：（唱）哎呀！大公叔！此一番你媳婦打從這旱道而去，猶恐你伯喈侄兒打從這水道而回；我本得水道而去，猶恐他旱道而歸，豈不是兩下就誤了！大公叔呀！倘若是你伯喈侄兒歸來之時，望大公將青絲遺囑，交到於他。你看他忍不忍心了！大公叔呀！正所謂：枯樹又逢濃霜打，災禍偏向薄命人。對景好傷悲，淒涼痛斷腸，舉目蕭索，盈盈落淚。（尾煞）（唱）爲尋兒夫往帝京，猶恐兒夫不認真。流淚眼觀流淚眼，大公！

張：兒呀！（掃尾）斷腸人送斷腸人！

（趙五娘眉眼下）

張：狗兒！前去他家看一下，還有什麼傢俱否？

狗：是！（走場、看介）大公！並無別物，還有一個藥罐。

張：將它損了！

狗：不要損壞，拿回家去。

張：將來何用？

狗：與你老人家熬藥，也是好的。

張：不用亂說。帶路歸家去。五娘呀，五娘！爲公願你們夫妻，早早相會。（吹打、同下）

註：字旁有「。」的是幫腔

畫梅花（彈戲）

原西南川劇院修改

人物：楊雲友——（旦）簡稱「楊」

黃天監——（丑）簡稱「黃」

妙香——（旦）簡稱「妙」

（船艙中、楊雲友上）

楊：（唱）久慕董郎才學廣，天從人願配鸞鳳。船舟暫作金屋想，鴛鴦長在水雲鄉。自從那日把船上，夜夜衾裯閒半牀。躲避奴家爲那樣，滿腹疑雲費猜詳。（白）奴，楊雲友：爹爹乃錢塘秀士，自幼閨中，深喜翰墨，兼習書畫。不幸母親病故，無錢安葬。正在一籌莫展之際，忽然來了世空和尚，與奴作媒，嫁與松江董其昌，送來二百兩紋銀，

作爲聘金。父債難還，一可還債葬母，二來得嫁名士，終身有靠。約定去年臘月二十三日在船上過堂，當時得見新郎，人物粗鄙，舉動輕佻，不免頓起疑雲。意欲試他才學，怎奈過堂之後，就不肯進來，若非他公事繁忙，其中定有隱情。看看殘年歲暮，枯坐船艙，百無聊賴，好不愁悶人也。

黃：（內幕）妙香、泡一壺好茶，送到後艙，我要去陪夫人吃茶說話。

楊：哎呀，好了，我聽見新郎要到後艙來了，趁此機會，我就好試他。

（想）我又怎樣試法、噢，我不免在此作畫，待他進來，與他論畫，言之有理，待我展紙調色作畫便了。（起譜子、作磨墨鋪紙狀）畫一幅什麼？（推窗望景）但見岸上梅花盛開，我就畫一幅梅花便了。（唱）調色鋪紙對船艙，美人身世比寒芳，疏影橫斜水清淺，暗香浮動月昏黃。玉骨冰肌難描狀，百花魁首冠羣芳。一幅折枝畫停當，藉題詩句試新郎。

(黃天監上)

黃：(唱)每日市井閒遊蕩，吃喝玩耍都在行。世空與我常來往，他慕雲友貌無雙。和尚他把才女想，教我冒充董其昌。又怕言語對不上，又怕露出這行藏，因此不敢洞房往，丟她一人在後艙。妮妮學個斯文樣，調戲新娘鳳求凰。(又不敢入狀)左右爲難向前闖，怕的此事費周章。(白)來在後艙，待我進去。哎呀不好，我看她正在畫畫。這一個門道，我一竅不通，待我轉去。

楊：且慢，相公呀相公，奴家正在作畫，迴避怎的？若有筆墨不到之處，奴家還要請教。

黃：是是是，哎呀不好，我剛要轉身就被她看見，她喊道一声：「相公呀相公，奴家正在作畫，若有筆墨不到之處，奴家還要請教。」我想「請教」這兩個字，不好聽呀！我要找個擋箭牌來擋住，妙香快來。

(妙香上)

妙：（詩）河水烹香茶，侍候假新郎。（白）妙香自嘆，想奴也是良家子女，上了世空和尚圈套，痛苦不堪。如今又叫我同黃天監來騙楊雲友，幸喜拜堂以後，黃天監自慚形穢，不敢糾纏。長此下去，夜長夢多，如何是好？聽他又在呼喚，想必又在打什麼鬼主意。（嘆氣，表示無法幫助楊雲友，上前以眼視黃）哎呀，起了大風啊。

黃：那裏在起風啊？

妙：沒有起風，哪個會把你吹得起來呢？

黃：唉，人家在着急，你還來取笑。世空叫我去陪夫人說話，她是一個知書識禮的，要是盤問起來，豈不是半天雲裏跑牲口，……

妙：此話怎講？

黃：就會「露出馬腳來」。這件事情世空也重托過你，又道是「得人錢財，與人消災，吃人酒飯，與人担擔」。你比我精靈，我請你一旁站着，好幫我的忙。